

〔法〕亨利·特洛亚 著 李清安 译

被玷污的雪

被玷污的雪

〔法〕亨利·特洛亚 著 李清安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汝厚
封面设计：刘绍荟
题图：朱维明

被玷污的雪 【法】亨利·特洛亚 著
李清安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00,000
1983年7月第一版 198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00

统一书号：10116·951 定价：1.35 元

译者序

亨利·特洛亚是当今法国文坛上一位十分引人注目的著名作家。

七十年代末期，法国《快报》周刊就法国人的读书兴趣发表过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根据读者的多寡开列了一份古今作家的名单。名单上独占鳌头的是巴尔扎克，而仅次于他的，就是这位亨利·特洛亚。评论家在一本影响甚广的战后法国文选中称：“特洛亚表现了一种尽善尽美的技巧，把不同的传统熔为一炉，就此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使得小说对读者不再具有任何抗力，而是完全适应读者的希望和心理。他的小说与其说是文学作品，毋宁说更象是消费品。”而《世界报》干脆将特洛亚的小说广为畅销的现象誉为“亨利·特洛亚奇观”。

我们这里选译的，就是这位作家的几篇代表作。

长篇小说《建筑师》原名叫《格林博克》(Grimbosq)，说的是十八世纪，一位醉心艺术的法国建筑师受聘到俄国协助兴建彼得一世选定的新都——圣彼得堡。建筑师一心渴望展其所长，然而却遭到庸才们的忌恨和俄国权贵的凌辱，结果是家破人亡、功亏一篑；与此同时，小说还表现了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彼得一世如何励精图治，除旧布新，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又如何在保守势力的阻挠下志未尽而身先死的历史场面。这两条故事主线相互交织，最终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一番超人的事业，只有在凡人的苦难基础上，才能有所成就。”小说原文版

本的扉页上印有特洛亚的一则说明：“本书主角格林博克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的命运纯粹是由我一手编造的；但是，那些与彼得大帝的性格、他统治下的大小政治事件以及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等等方面有关的细节，则是与历史记载完全符合的。”可见作者是本着历史主义的精神，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进行创作的。这一点从作品本身也不难看出。

中篇小说《被玷污的雪》(La Neige en Deuil)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它可以说是一幅疏密得当、虚实相间的写意画，读起来平淡无奇，但却意境深远，耐人寻味。哥哥智力低下，但却心地高尚，弟弟看起来十分精明，但却有着一副卑污的灵魂。作者利用对比的手法，通过一件平常的生活小事，以激动人心的力量表现了善与恶、正直与狡诈之间的冲突。这部作品的主题在特洛亚的心中酝酿了很久，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从印度飞出的“马拉巴尔公主号”客机在勃朗峰上坠毁的新闻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契机。特洛亚携同妻子在阿尔卑斯山上小住了一段，遂写出了这篇小说。小说于一九五二年发表，随即荣获第二届摩纳哥“兰尼埃三世亲王大奖”。

除了上述的两部中长篇以外，本书还收入了特洛亚的六个短篇小说，均选自短篇小说集《夏娃的手势》(Le Geste d'Ève)。特洛亚笔锋纵横，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生动隽永的故事，而且大多象传神寓意的讽刺漫画，对社会上的剥削者、统治者、有闲者给予了较有力的鞭笞。

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阔太太，以保护动物为己任，而对于人的、穷人的疾苦却熟视无睹，这种人的虚伪可以说是被特洛亚剥得体无完肤。(《布布尔》)

人，难道会变成石头吗？神话里有过。但这里说的并不是神话，而是一种“异化”。一家公司的大老板兼总经理当真变成

了大理石的雕像。因为，他的心比石头还硬、还冷。（《假大理石》）

多年来，法国政府一直为法国人口的增长率过低大伤脑筋。他们也不想想，如果让一个血液中藏着仇视人的心理的人、一个闹不清自己有没有心肝的人主管人口增殖工作，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可能得到解决！（《辽阔的视野》）

这个社会是极端不合理的。一方面挥金如土、纸醉金迷；另一方面则穷困潦倒、凄凉寒酸。请看《最好的主顾》中的那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特洛亚尽管用的是一种风趣幽默的喜剧笔法，但那可怜人的命运仍能力透纸背，使人不寒而栗。

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艺术品琳琅满目，拍卖活动异常活跃；然而，一个收入微薄的小市民，从这个交易场中能得到些什么呢？人间数百年的罪恶，象幽灵一样在这“繁华”的圣殿中徘徊徜徉。一买一卖，有人发财，有人遭殃。（《从凡尔赛归来》）

吃饱了没事干的慈善家以捉弄人自娱，其面目固然可憎；但那贪婪、不诚实的人妄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落得个可悲的结局，倒也罪有应得。（《绿皮小本》）

以上，我们对本书内容做了个大致的提示，现在再来介绍一下作者其人。

亨利·特洛亚（Henri Troyat）今年七十一岁，法兰西院士，是众多健在的法国大作家之一。他是个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原名列夫·塔拉索夫（Léon Tarassoff），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祖籍亚美尼亚的富商家庭。十月革命以后，一家人出于资产者对革命的恐惧逃出俄国，在欧洲各地流浪，后来在巴黎定居下来。列夫·塔拉索夫从一个锦衣

玉食的富家子弟，沦落成身无分文的游子。这一变故使他加深了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他一再辍学，当过兵，充任过小公务员，一九三五年写出中篇小说《荒谬的日子》。小说发表时，法国出版商担心“列夫·塔拉索夫”这个名字使人误以为是翻译小说，执意要他起个法国式的笔名。初出茅庐的作家在纸上胡乱拼了一气，遂造出了这个“亨利·特洛亚”。

小说获得“大众奖”。两年后，特洛亚的第二本小说《蜘蛛》出乎意料地荣膺了名声显赫的“龚古尔奖”。这件事促使特洛亚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

从四十年代至今，特洛亚总共发表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六个短篇小说集和六部多卷本“长河小说”，还有几个剧本和大量特写、随笔和游记等作品。主要有：《只要大地存在》（三卷，1950）、《播种与收获》（五卷，1953）、《继承未来的人们》（三卷，1958）、《正义者的光辉》（五卷，1959—1962）、《艾格勒吉埃尔一家》（三卷，1965—1967）、《莫斯科人》（三卷，1974）、《登峰造极的友谊》（1963）、《包、剪子、槌》（1972）、《从摩天楼到椰子林》（1958）、《山姆大叔的小屋》（1948）等。

另外，作为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作家，特洛亚还先后撰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和托尔斯泰等俄国大作家的大型传记，影响甚广。

特洛亚是个众所公认的“传统派”作家。我们知道，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拥有“并行不停的两种文学”。一种是那些不断追求新的表现形式，此伏彼起的各类“现代派”，如象征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反戏剧”、“新小说”等等。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但共同的趋势都是与传统决裂。而另一种文学则是指在上一种文学不断嬗替、你消我长的同时，稳步发展，坚守着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等人的现实主义旗帜的种种“传统派”

作家。总的说来，在推翻还是维护传统这一点上，它们不外是两大派。而比较起来，第一类作家经常会引起轩然大波，但艺术生命不长，读者也有限。而第二类作家，尽管不好作惊人之举，但始终拥有大量的读者。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比埃尔·布瓦戴伏尔说：“与某些热衷于党同伐异的‘宗派’批评家的反复说教相反，那些保持传统写法，书籍大量再版的小说家（如特洛亚、巴赞、圣比埃尔等），他们的存在不但没有影响对小说艺术的探讨，相反却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特洛亚的创作实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历代文豪，特洛亚始终是推崇备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头脑和手脚束缚住。为了表现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特洛亚采用了变化多端的手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大量吸收了现代派的表现技巧。他的长篇小说，从形式上看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的确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他的某些短篇小说，却不免令人想起美国的“黑色幽默”和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所以，严格说来，特洛亚要算是“传统派”中的“革新派”。正如特洛亚亲口阐述的：“所谓‘传统’小说，其实是对前人作品的发展。它在平稳地创新。它的新奇之处不大显眼，但总是存在的。只是不要花招，不落形迹，自然而然地得之于环绕在作家周围的外部世界。”当别人问特洛亚是属于哪种文学流派时，他断然回答：“哪派都不是。”他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没有比把自己限定在任何一种学派的体系中更可怕的了。从文学史上看，不难查明，那些杰出的作品，绝不是由于因循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恰恰相反，正是不顾条条框框，超出了条条框框，从而才给我们带来了人类的信息。谢天谢地，上帝在文学的娇弱王国里，使我们得免于恐怖主义之害！……要想把小说艺术的汹涌潮流纳入某种渠道，那是不可能的。文学遗产的

丰富性就在于它的多样化倾向。”基于这样的原则，特洛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实践是成功的，他的主张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珍视，但不拘泥于传统；吸收，但不生搬硬套现代派的经验。这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唯一可行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洛亚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高明的文学主张来源于积极的人生态度。特洛亚曾经表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之所以不得不写作，并非为了要尝试某种未曾有过的表现方式，而是出于内心的冲动。”一位文学记者问特洛亚，生活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特洛亚回答：“人间的苦难。它是那样浩瀚无边，令人瑟瑟发抖。自然，要是让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享受洪福，那是太困难了。但是，我希望明天的人们会通过爱德，通过相互了解，能改变这种现状……也许，就是为了探求别人灵魂中的秘密，我才无意中决定写起小说来。”特洛亚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着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激情。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人，亨利·特洛亚一类的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锋芒，远不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人那样深刻和尖锐。难怪有人认为：他们最好的后继者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反对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地进行探讨。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仅就特洛亚的宗旨来说，对于反映“人间的苦难”，他的作品比起巴尔扎克，就相形见绌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作家名次，倒不乏是一种象征。

目前，特洛亚住在巴黎市中心。他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每天在书房里站着写作。面对着“奇迹”般深受读者欢迎的现实，他表示：“每当出版了一本新书之后，我就又一次处在无以表述的荒原之中。一切都恢复到成问题的局面，就好象我

什么都不曾写出来过。我对自己说：‘迄今为止我所做的一切全都不能算数。现在才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可是，我行吗？’这种热情夹杂着不安的心绪，始终在工作中伴随着我。”他表示：“我是一个耍笔杆子的手艺人……我要藐视拖住我步伐的种种障碍，不顾一切地进行坚韧不拔的工作。”他还有一条创作宗旨：“作为一个当代的人，我要以当代人的方式，为当代人去思考，去述说，去写作。”特洛亚或许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从中传来远方的“人类的信息”。

李清安

一九八一年四月八日初稿

一九八二年三月末改定于天津黄家花园

内 容 提 要

亨利·特洛亚是法国当代颇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本书选了他的中、长篇各一部和六个短篇。

在中篇《被玷污的雪》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思想性格迥然不同的两兄弟在日常生活中的尖锐冲突，表现了疾恶扬善的思想。它曾获得国际上的文学大奖。

长篇《建筑师》写的则是一位很有抱负的法国建筑师在俄罗斯帝国的不幸遭遇，同时也较生动地描绘了俄国彼得大帝的某些侧面。

六个短篇小说，作家用诙谐、讽刺的笔调和曲折有趣的故事，描写了法国当代社会中的各种人物，多以传神寓意的讽刺漫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者、统治者、有闲者给予较有力的鞭笞。



目 录

译者序

长篇小说

建筑师 1

中篇小说

被玷污的雪 223

短篇小说

绿皮小本 333

最好的主顾 357

从凡尔赛归来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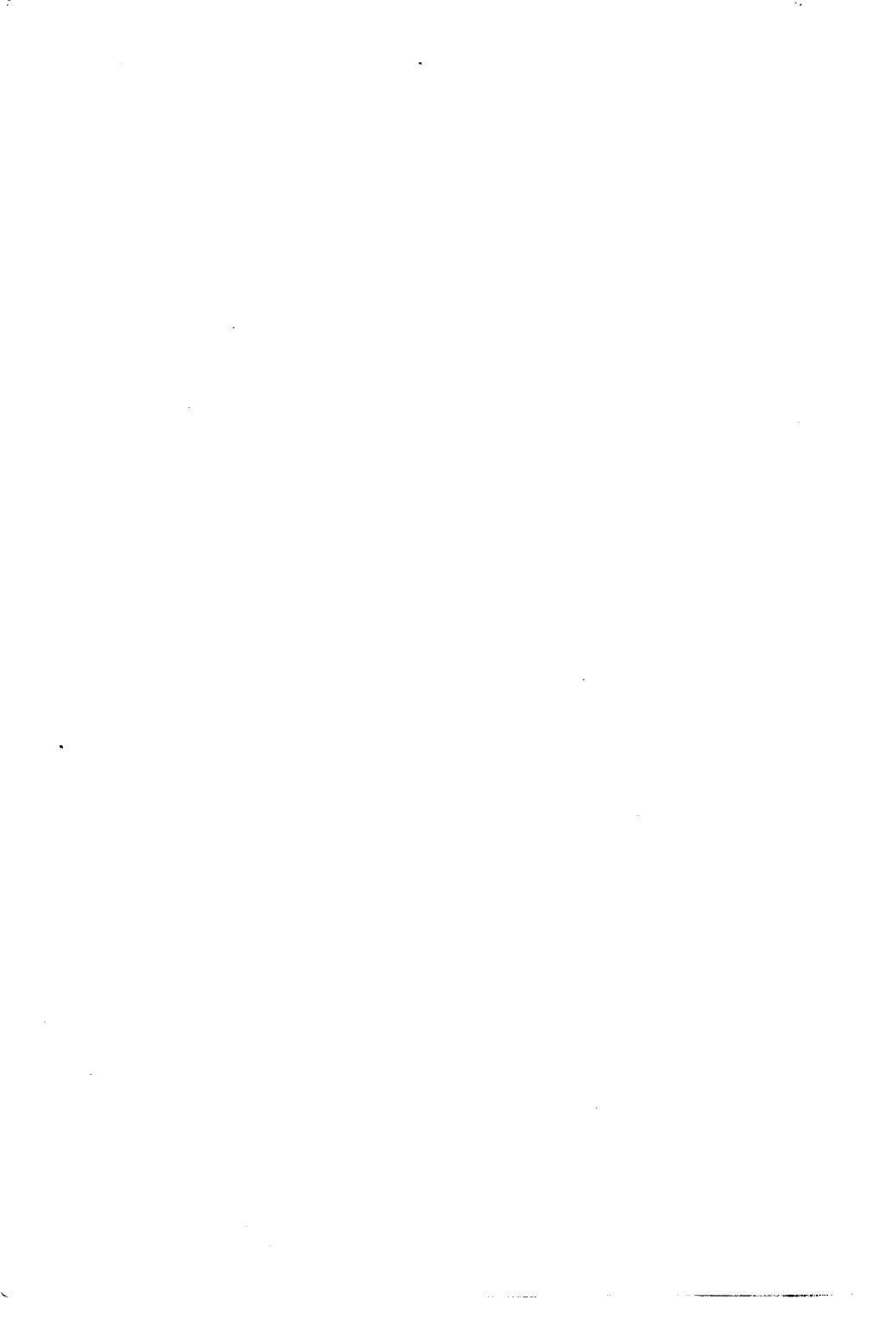
辽阔的视野 386

假大理石 396

布布尔 403

长篇小说

建筑师





“你们这就算到家啦！”罗马什金说。

艾基安·格林博克露出一丝苦笑表示感谢。他举目巡视水渍斑斑的石灰墙壁、布满裂缝的屋顶、起伏不平的地板，以及那涂着厚厚一层栗色油漆的粗俗家具。这里的一切都丑陋不堪，而且给人一种不舒服、不稳定的感觉。他不曾奢望会有什么高楼大厦，可是，对于“沙皇陛下”的客人，总该有个更象样的落榻之地。他与妻子的目光相遇。妻子也流露出沮丧的神色。一路上的鞍马劳顿，使她愈发显得灰心气馁。她把六岁的小女儿路易松紧紧搂在身边。路易松在最后这段路上着了凉。她用两只小手捂着嘴，不住地咳嗽。罗马什金看出客人们的尴尬神情，便用一种带有俄国口音的法语解释道：

“亲爱的格林博克先生，我本来是想给你们安排个更高雅的住处。可是，圣彼得堡毕竟不是巴黎。整座城市刚刚平地而起。这里连家旅店都没有，过往的官员都是借住在居民家里的。我能给你们占住这么一所房子，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奇迹了。再说，咱们在巴黎谈条件时，我就有言在先，到了这儿，你们的

住房会出现一些问题。”

“是呀，是呀。”格林博克咕哝道。

他不记得当初有过这样的“有言在先”。事实上，他是稀里胡涂就被这人给拉了来。每年的薪水一万镑。对于一个到了三十五岁仍然困窘不堪，毫无成就的人，岂能拒绝这样的好事？妻子阿特莲娜当初就是这样讲的。至于格林博克自己倒是一直踌躇不决。直到临动身的前一天，他还在往后缩。要不是他妻子敢作敢为，他也许至今仍留在法国混吃等死。阿特莲娜真是有魄力，有主见！她虽然比格林博克小十一岁，可是那股果断劲儿却显得老成得多。这会儿只要她一泄气，格林博克管保待不了十天就得卷铺盖回法国。挣钱倒是小事，还有名誉和事业呢！格林博克探询地盯着妻子。这功夫罗马什金正在喝五吆六地指挥仆人们卸行李。阿特莲娜把女儿安顿在一旁，甩掉斗篷，露出饰有金黄缘带的褐色紧身裙。一眨眼的功夫，她已经镇定自若了，脸上容光焕发，象细磁器一样，光滑明净。她象一位老练的女主人指派着一件件东西的位置。这个放客厅，那个放卧室……

“你说，咱能在这儿久留吗？”格林博克问道。

“能，”阿特莲娜回答，“事在人为。再说，咱们在巴黎不也就是那么回事！”

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女儿寸步不离地跟在她的身后。小姑娘一个劲地哭哭啼啼，阿特莲娜从一只行李袋里拽出一只娃娃塞给她。路易松立刻不闹了，跑到一边摇晃着杂色布条子缝成的布娃娃，还自言自语地唱了起来。罗马什金凑到格林博克身边说道：

“格林博克先生，您的夫人真是法国式的贤妻良母。”

罗马什金中等身材，又粗壮，又魁梧，蜡黄的脸上散布着

几个雀斑，浓密的黄眉毛下闪着铅灰色的眼珠，嘴唇很厚实，一派知识分子的样子。火红色的假发高高耸起，使他的脸庞显得更加开阔。跟这样一个傲岸的人物站在一起，格林博克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他忽然觉得很不自在，便又一次抬头查看屋顶。黑乎乎的污渍沿着墙角漫延开来。木头的梁柱好象都是湿漉漉的。这座城市整个建筑在一片泥沼之上，而这片泥沼又悄声地从下至上侵蚀着一座座房屋。一股潮湿的雾气夹杂着鱼腥和淤泥的气味，直闯到房子里来。等到阿特莲娜重新回到客厅，罗马什金便向她一一介绍根据皇上指令派来的几个仆人。其中有六个邋遢邋遢的姑娘，负责洗洗涮涮和各种内务。还有五个呆头呆脑的壮汉，分别担任看门人、马夫、厨子、跟班和烧火的。当厨子的那个名叫马卡尔，据称以前给一个阿尔萨斯商人干过事，能够好歹说上几句德语和法语。按照合同，格林博克不得不从法国带来任何仆从。他本想要让一个机械师和一个绘图员随他前来，结果也未获得许可。“到了那儿，您要什么有什么。”尽管罗马什金这样大包大揽，格林博克还是忧心忡忡。就是这个罗马什金，于一七二一年初途经巴黎时，以沙皇的名义与他签下了合同。也是由于罗马什金的巧妙安排，才使得格林博克的离职和过境等项手续迅速地得到解决。最后，还是这个罗马什金预付了第一笔一万镑的年薪。但是，格林博克一天不亲眼见到沙皇，心里就一天不能踏实。他总是深深地感到遗憾，后悔四年前彼得一世访问法国时没能预先见上一面。那时节，他正被一项工程羁留在圣桐日地区。人们盛传沙皇的粗野举止使法国王室大为震惊。他总不致在摄政王面前高傲自大，或者把年仅七岁的路易十五世国王^①举起来亲亲吧？

“我何时能有幸向陛下问安？”格林博克问。

① 1715—1723年间，路易十五世国王年幼无知，法国由奥尔良公爵摄政。